

那聲音在我耳邊迴響

6D 蔡程月

「為什麼沒有人願意接納我？……」那幽怨的聲音如像夢囈般一次又一次在耳邊迴響。往事如炊煙般接連冒起，昏眩了視線，與耳邊的聲音化作一場恍如環迴立體聲的劇場，卻又看不清前景，我恰若明白到，當日的家寶不也正是如此？

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。記得家寶首日插班到我們五丁班，我們各人已懷著不安好心的笑容，以「歡呼聲」恭迎他到來。「啊！是鄉下來的，即是鄉下仔吧！」「還是個胖子呢！」「不……依我看，他是個鄉下胖子才對！」「對對對！哈哈……」甚麼刻薄的話都說過，我們對新來的人評頭品足，自是見慣不怪。然而，我們當時卻從未發現，新同學臉上的神情是那麼尷尬，咧嘴而笑的面容早已僵硬，只餘下一抹無奈，低著頭靜默地走回座位。

也許，從那時起，家寶已極難受，甚或我們的片語已如毒藥般，讓他喝下去後，漸漸走上那恨錯難返的路。那聲音如呢喃般在我耳邊重重覆覆地響起，「為什麼沒有人願意接納我？……」似以無力的虛弱來回抗。可惜，我現在才聽得見。

那日，也只是一切的開端，作惡作劇從來是我們「五丁人」的本色，新來的同學又豈能逃過一劫？那往迴復返的低吟驅使我又再記起了一些，想起了更多。那年冬天，據報是本港十年來最冷的冬日，為了保暖，我們奇招百出，暖包、毛衣、手套、加厚長襪甚麼都出齊了，偏偏家寶依舊只穿著那件袖口破了一個洞，衣領泛黃的襯衫，比起早已化身「粽子」的我們，他畢竟可謂「一枝獨秀」。於是我們又一擁而上，自是一番嘲諷，「胖子就是有好處，看，一點也不怕冷！」「對啊，怎麼連毛衣也不用加一件……」「當然當然！人家有脂肪禦寒啊！我們這些凡夫俗子

羨慕不來。」爾後又是一番哄笑。翌日，家寶就穿了一件皺巴巴的外套上學，卻引來一番評論：「原來胖子也會怕寒風的。」「可能是體積較大，散熱的部份較多，所以更冷，哈哈！」

想到這，那聲音又纏繞在耳畔，「為什麼沒有人願意接納我？……」悄悄地敲著，敲打著我靈敏的耳朵，讓我懊悔自己的所作所為。家寶出事之後，偶爾有人提起原來他那單薄的衣衫全是在校務處借來的，他家裏根本沒能力供養他學費以外的支出。對了，為何我竟無法記得，在他放學後我瞥見他形單隻影，蜷曲著傾前的身子，哆嗦哆嗦地抖的那一瞬？自問生物科成績標彪的我，又何以連如斯簡單的道理也不懂？但凡是人，也會怕冷的。

於是又憶起家寶臨跳下去的畫面，仍是衣衫單薄，沒精打采的模樣，他掛在嘴邊的那句，「為什麼沒有人願意接納我？……」在我耳旁縈繞，讓我心始終不安。是我造成的，家寶的事是我有份造成的……

有一次，家寶因為不懂用電子辭典，於是跑來問我，他蹣手蹣腳地走到正在自修室溫習的我身旁，戰戰兢兢的拿出那開關鍵早已褪色的，學校圖書館借來的「好易通」，問我究竟怎樣開啟和使用，我不禁失聲大笑。「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怎麼那樣簡單的事也不懂啊？」他顯得更焦急了，口中喃喃道：「求你教我了，我上次將『April』和『A-pple』弄亂了，明日默書再錯老師定必不放過我的！」我笑得更放肆了，按捺不住對他無知的嘲笑，教了他以後，竟又加了一句：「你連那麼簡單的英語也不懂，以後工作時老闆叫你打『Tie』，你可別以為他要你去『Die』啊！」我暗自為自己的幽默而竊喜，又猜想眼前一臉迷茫的他根本不知我的意思，沒想到，家寶竟因我而走上了不歸路。

那天以後，我再沒見過他了，心裡卻覺有些不妥。直到有次，有附近居民報稱我校天台有個人坐著，想自殺似的，我忽爾想到了他。我一個箭步奔往天台，笨重的雙腿跑得前所未有的地

快，匆匆的腳步一如我撲通撲通地跳着的心臟。我走到大厦天台，眼前確是那孤單的身影，我只願那刻時間能凝住，讓一切事物都停著，好讓我能衝上前，把家寶拉下來。可惜，太遲了，家寶見我以後似乎更激動，他聲淚俱下，用力呼喊了一句「為什麼沒人願意接納我！……」之後頭也不回地一躍而下。那一刻，我怔住了，我倏忽失神。在腦海中將我們之間的一切往事回帶倒播，一格又一格的畫面和家寶的聲音不斷在耳邊縈繞，在眼前反復回播，內疚油然而增，那傾前倒下的畫面更是撼動了我的心房……我是殺人兇手！是我親「口」害了他……家寶用他軟弱卻充滿怨恨的聲線作出了強烈的控訴，我不能忘記那畫面，更擺脫不了那聲音在我耳邊迴響。

自那天起，家寶的那句話便在我耳邊天天迴響着，讓我不期然想起那些事。迴還往復的聲音如魔鬼的嘲笑般，竟是久久不能忘卻。每一次的迴響都迫使我想起一切，既是痛苦，又是悔疚，有時那聲音是微弱的，有時那聲音會是尖銳的，刺痛着我的心，有時那聲音如轟動的力量，在我心中炸起了驚雷，讓我心，翻起了暴風狂雨。在我的耳邊，總是一次又一次迴響着，屬於他，屬於我，屬於許多人的聲音。我深知，我已無法擺脫那聲音的羈絆，那聲音始終不斷在我耳邊迴響着，無法揮走。

作者透過記事、寫人，能具體將內心的悔疚呈現出來。那句「為什麼沒人願意接納我！……」不斷重複，營造「迴響」的效果，切題寫作。

王偉儀老師